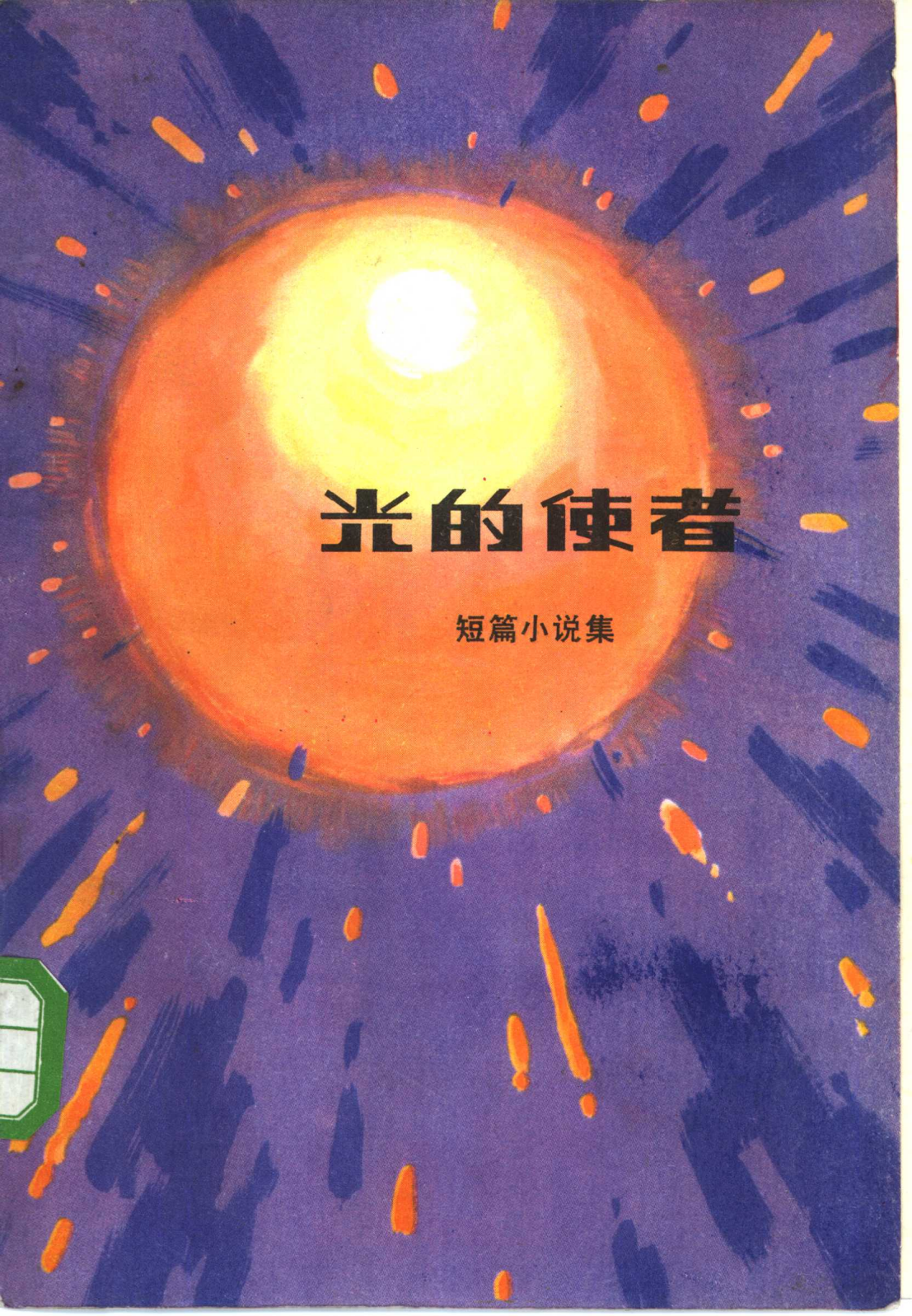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光的使者

短篇小说集

光的使者

短篇小说集

大同矿务局创作研究会 编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光的使者

大同矿务局创作研究会 编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225 千字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000册

*

书号: 10088·886 定价: 1.25元

序

马 烽

山西素称“煤炭之乡”，现在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，而大同则是这个“煤炭之乡”的一颗明珠。大同煤矿有十余万名职工，连上家属约有三十余万人，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矿区。历年来，全矿职工业余文学创作相当活跃。矿区各级领导对此也很重视，因而涌现出了不少好的作品和具有相当水平的作者，形成了一支可观的业余创作队伍。这本短篇小说集，就是从众多的作品中选出来的。其中包括了二十六位作者的二十九篇作品。除了少数几位近年来转入专业创作队伍，或是转入专业编辑队伍之外，其余的作者现在仍在矿区工作着，战斗着。这些作品都是直接反映煤矿职工生活的。作者们以饱满的感情，热烈歌颂那些从地下索取光和热的普罗米修士。这本集子定名为《光的使者》，倒也有一定概括力，同时也表明了对矿工们的尊敬与热爱。

由于各位作者的文学素养不相同，写作经验有差别，因而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就不可能一致，但他们都在努力反映现实生活，着意追求表现人物。就其中的某一篇来看，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。从全书来看，则描绘出了整个矿区轰轰烈烈的生活场

景，塑造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。特别是更多地描绘了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矿工。仅此一点就很值得赞扬。这些在旧社会被“高人雅士”看不起的所谓“窑黑子”，解放以后，不仅成为国家的主人翁，也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翁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！

这些作品所描绘的人物画廊中，有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老矿工，有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，有从农村投身到矿区的农民，有从部队转业来的战士，还有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……他们出身不同，经历不同，性格不同，个人爱好不同，但有一颗相同的心：那就是献身于煤矿事业。把自己的命运与矿山紧紧地结合在一起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倾注在矿山。为祖国的繁荣富强，日以继夜地从地层深处挖掘黑色的金子，把光明与温暖奉献给人类。他们所从事的事业，既艰苦而又光荣，既平凡而又伟大。这些可尊可敬的人们，为了多出一吨煤，不惜多流一身汗。为了国家的利益，不惜牺牲一切。有的矿工放弃了年节假期与亲人团聚的机会，日日夜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；有的轻伤不下火线，把多出煤作为自己的天职；有的为了救援阶级弟兄，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除险情……他们性格豪放，耿直，甚至有点粗野，但却有一颗慈母般的心。读了这些作品，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些光的使者们的崇敬之情。虽然有些篇章写得稍嫌粗糙一些，结构也不很完整，但都很真实。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些作者长期生活在矿山，以矿为家，与矿工们朝夕相处，同命运，共呼吸。他们所写的就是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，是自己的同事和朋友，甚至就是他们自己本人。有的作者本人就是生产第一线的矿工。如果说创作有什么“秘诀”的话，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就是很重要的一条。“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

泉”，这是老生常谈，但这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从这本选集中可以看出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的作品，直接描写第一线矿工生产战斗的居多，无疑这是很重要的，也是有成绩的；但作者们并没有满足于这些成绩，而是进一步追求表现丰富的矿山生活，把笔伸向矿山的各个方面，尽量扩大创作的题材范围，着意追求更富有艺术表现力的形式。这从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所写的一些作品当中，可以明显地看出来，首先是题材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，除了正面描写第一线矿工的生产战斗之外，也接触到了矿山的各个方面。诸如矿区的各级领导，矿工家属，以及围绕煤炭生产的各个部门，在读者面前，展开了更加广阔的生活画面。就是直接描写生产第一线上矿工的作品，也突破了就生产写生产的框框，写到了“八小时以外”的生活，从多方面巧妙地塑造人物，因而使人物更丰满，更富有立体感；其次是有些作品进一步接触到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。总之，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上，有了不小的进步，这是很值得庆贺的。但愿这些作者们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，但愿矿区的各级领导给业余创作者更多的重视和帮助，以期涌现出更多的业余作者，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来，为我省文坛添加异彩。这是我的祝愿，大概也是广大读者的要求。

一九八三年七月于太原

目 次

序.....	马 烽 (1)
雪纷纷.....	九 孩 (1)
刘老根的故事.....	陆 桑 (14)
王林林.....	黄树芳 (30)
对手赛.....	九 孩 (43)
跃虎山下.....	陆 桑 (50)
风雨蛤蟆岭.....	秦振中 (65)
暴茂林.....	张家麟 (71)
岳家父子.....	陈 滨 (86)
顶板大王.....	王子硕 (98)
金钱豹.....	尹 俊 (109)
在48号汽车上.....	黄树芳 (118)
复苏.....	焦祖尧 (131)
归来.....	焦祖尧 (148)
蒿草青青.....	连玉棠 (168)
胡师傅.....	边 缘 (180)

鸽子·····	金正淑 (191)
道是无情·····	杜珍考 (199)
风雪蒺藜沟·····	陈贵镇 (203)
在矿井深处·····	起 影 (210)
熬年·····	彤 云 (221)
三人行·····	吴 民 孟昭德 (233)
老少之间·····	乌 人 (250)
常三旦退休·····	桑 恒 (255)
生活就该是这样·····	张枚同 程 琪 (261)
优与劣·····	杨 庆 (274)
谢谢你, 小妹·····	吴 梧 (277)
孟铁一和他的妻子·····	张景星 (288)
坡·····	马立忠 (296)
槐花, 悄悄地开了·····	张枚同 程 琪 (305)

雪 纷 纷

九 孩

北风呼啸了一整天，直到傍晚总算停了。大雪却象按时接班一样，风刚停，它就大片大片地、纷纷扬扬、漫天卷地地下了起来。没多大一会，天地就成了白茫茫一片。

北沟接生站的三个姑娘，已经热烈地争吵了半天，这会儿，该说的话全说完了，能说的话也说尽了，她们默默地呆着、呆着，只是让思想的雪花在个人的心里翻卷着。

刘凤兰坐在左边的床上，靠着被子，咬着嘴唇，垂着眼，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一双手，一条小手绢在那双灵巧的手里被翻来复去地舞弄着。她那神气是满不在乎的，好象在说：我就是这么的，你有啥说的呢？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

曹小青坐在右边的床上，斜扭着身子，把头伏在被子上。她在痛苦地想着。但怎么想的？想了些什么呢？这个十九岁的姑娘，自己也弄不太清楚。

李桂芬坐在窗前的三屉桌边，两手支着下颏，两眼凝视着窗玻璃上越积越厚的霜花。屋子里唯一的一盏电灯，吊在她的面前，照着她那张红润、俊俏而又倔强的面庞。那两条修长的眉毛，一会愁闷地紧锁着，一会坚决地竖了起来，一会又愉快地舒

展开来，说明她想的很多、很远、很尖锐。

屋子外面雪花一片追着一片，默默地飘落下来。屋子里面，这三个姑娘就这么默默地、默默地呆着。谁也不想打破这难堪的沉默，谁也不能打破这难堪的沉默。

突然，门砰砰地响起来，是谁在门外用拳头重重地擂打着门。到接生站来的人，特别是这样的夜晚到接生站来的人，总是这么用拳头擂门的。

“谁呀，谁呀？”刘凤兰眉头一蹙，带气地喝道。一边起身去开门，一边嚷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你轻一点行不行？”

门打开了。一个矿工一步迈了进来。他全身都是下井的装束，复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。矿灯在他的头上闪闪发亮。他没有理会刘凤兰生气的样子，只是站在门口，用焦急、惶惑的眼光，望着这屋子，望着屋子里的姑娘们。

刘凤兰心里一震，从门边往后退着。

曹小青已经抬起头来。一见那矿工，一见那矿工的不寻常的眼光，她象被什么弹了一下似的，“腾”地跳了起来，惊叫道：

“啊！马大叔！是你？”

李桂芬也转过身来了。

“马大叔，出了啥事呀？”她猛地站了起来，推开椅子，走到那矿工跟前。“是不是大婶她……”一边给他扑打着身上的雪花。

“桂芬，你快跟我去跑一趟吧！”那矿工没等李桂芬说完，就一挥拳，重重地说：“刚才他们打电话到工作面找我，我是从井下一口气跑到你这儿来的呀！”

“好，我这就跟你去。”李桂芬决然地说。

她立即背上了药箱，穿上了大衣，戴上了那顶蓬蓬松松的大

狐皮帽，向那矿工一挥手说：

“咱们走吧！”

“马大叔，二姐，我也去。”一直怔怔地站在那儿望着的曹小青，忽然觉醒过来，向前一冲，喊道。

“你去干啥？”矿工老马说，声音响当当的。刚才他眼光里的那种焦急和惶惑没有了，他恢复了镇定和威严。“天这么冷，雪这么大。”

曹小青站住了。

“你不用去了，好好休息吧！”李桂芬和蔼地说。“今儿个晚上，请你俩还给守守屋子。待会要是再有人来，你们就叫他留下地址，我回来再去。要是紧急嘛，……”

“那我就去！”曹小青赶忙接口道：“二姐，你就放心吧！”

李桂芬一点头，就跟着马大叔匆匆地走了。

门“啪”地一下关上了。李桂芬、马大叔，连同那大雪、严寒、夜色，一起被关在门外。屋子里只剩下了刘凤兰和曹小青，只剩下一屋子严峻的空气。

曹小青忽然两手捂住脸，扑倒在床上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“瞧你，又哭。”刘凤兰上好门，走到曹小青身边说：“你就知道哭。”

曹小青听到刘凤兰的话，“嚯”地站了起来，她冲着刘凤兰气愤地想说什么，可是眼泪不由人，噎住了她的嗓门，她又扑倒在床上，更厉害地哭起来了。

刘凤兰本来是去劝说曹小青的，没想到曹小青倒给了她这么一下子，她鼻子里哼了两声，一扭头就回到自己的床上坐下来。生气地瞪了曹小青一眼，把鞋一脱，把被子一扯，和衣就躺下

了。

“好心当作驴肝肺，”刘凤兰愤愤地想。“我才不爱管你咧！”

曹小青是个热情而又稚气的姑娘。她生就一付容易激动的心肠，不管在书本上、舞台上，或是在现实生活里，只要一碰到什么激动人心的事，只要一听到什么激动人心的声音，她的血液就会沸腾，她的心就会紧缩，她的眼圈就会发红、鼻子发酸，眼泪便扑扑簌簌地滚了出来。因此，她常常哭鼻子。

可是，她并不是那种受不了苦的嫩娃娃，并不是那种经不起事的胆小鬼呀！她，曹小青，两岁死了妈，五岁死了爹，四岁上给人家当童养媳，悲伤、痛苦、饥饿、打骂，旧社会所能加给她这样一个女孩子的，她都经受过了，在这一切面前，她连一滴眼泪也没掉过。

两年来，她跟刘凤兰、李桂芬一道，在这个北沟接生站工作。北沟是一个坑坑洼洼、纵横七八里的矿工家属区，共有一千多户人家，人多，住的分散，那些妇女们生孩子，又是从来不肯拣个好时辰的，刮风下雨要生，冰冻雪封要生，三更半夜也要生，她们一生，接生员就得去，而且得随叫随到，一会儿不敢耽搁。在这样艰苦的工作中，曹小青也是从没掉过一滴眼泪的呀！

她跟刘凤兰、李桂芬，是一块儿在矿山长大的姐妹。刘凤兰二十三岁，最大，她叫她大姐。李桂芬二十二岁，她叫她二姐。她年纪最小，才十九岁，她们也亲切地把她当作小妹妹。她们一道经受了旧社会的苦痛，也一道获得了解放后的幸福。她们一块儿上了小学，又一块儿上了初中。1958年，她们刚好初中毕业了，参加了工作，在矿山机修厂当徒工。就在那年冬天，矿务局

举办了新法接生训练班，妇女们对“收生婆”的工作不感兴趣，没人去投考，这个工作却很需要人，她们三个又一起响应党的号召，为了矿工的下一代，怀着激情，进了接生训练班。结业以后，又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北沟接生站。两年来，她们心贴着心，背靠着背，在这儿工作着，谁知，她们三个，最近却发生了争吵，原因是刘凤兰自己另外找工作了。

这接生员的工作，又苦又累，挣钱不多，负的责任倒顶大。刘凤兰便另外找了个工作，并且给她俩也一同找了工作。可李桂芬却偏偏不答应。她不但领刘凤兰的情，反而狠狠地批评刘凤兰。

李桂芬说的固然不错。“当初动员咱们去进接生训练班的时候，党委书记给咱们说的那些话难道就忘了吗？稳婆害死人的事咱们还见得少了吗？这两年，咱们在接生工作中碰的那许多动人的事，难道还不能说明接生员的工作是多么重要，还不能说明矿工和家属们是多么需要咱们吗？咱们怎么能为了个人，就丢下这个工作不干，把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职责摆到一边呢？”

可刘凤兰说的也是理呀！“咱们年轻人干工作，苦一点累一点倒不算什么，可是，咱们这工作，只是个民办事业工作人员。咱们不图个挣钱，还不图个名气？不图个眼前，还不图个将来的前途？这接生员有啥前途呢？人家不进接生训练班的时候，咱们丢下好的工作，进了训练班了；人家安安稳稳地在别的好工作岗位上当的时候，咱们没明没黑地在这儿苦干了两年了，这能说是咱闹个人主义！再说，也不是只有接生员才是为人民服务呀，到新的岗位上好好干还不是一样吗？”

她们两个毫不让步地争着，曹小青可就为难了。她有着满腔的热情，可就是没个自己的主见。她有着一个善于激动的心，可

就是没个肯想事的头脑。听李桂芬说的是理，她同意李桂芬了。听刘凤兰说的头头是道，她又转到了刘凤兰一边。李桂芬和刘凤兰争持着，曹小青就这么在两个人中间摆来摆去。

可是，接生站的工作苦却是个事实。你瞧人家电话室的女工，到点上班，到点下班，利利索索的。你瞧矿灯房、机修厂那些女娃娃们，还不也是初中毕业，58年以后才参加工作的，一个个都是二级工、三级工了，有的还有了发明创造，成了先进生产者。就连矿上那个通讯员李小妹，每天扫扫地，打打水，人家也是个国家职工。接生员呢？没明没黑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结果还是个民办事业工作人员，属居民委员会领导，多寒伧！

刘凤兰那张巧嘴，就会抓住这样一些事实，说得那么气人。在李桂芬那儿碰了钉子以后，刘凤兰又一个劲地“关心”曹小青。曹小青的那颗没主意的心，终于也有了“主意”——跟刘凤兰跑了。

刘凤兰跟她合计好：不能因为李桂芬耽搁她们的事！今天下午，她们俩找矿上劳动工资科的王科长全谈好了，明天就到新岗位上班去。只因不忍心丢下李桂芬一个，想作最后一次争取，才又回来找李桂芬谈的。谁知谈了半天，李桂芬还是一点儿也没改变主意。

“你们执意要走那就走吧！我也不能勉强你们。”李桂芬最后说：“可我是不走的。党叫我在哪儿，矿山的姐妹姨婶们也都需要我在哪儿。我怎么也不能走，就丢下我一个也不能走，决不走！”

她的话，开始说得很轻，调子有些低，有些伤感。曹小青甚至都为她难过。可一转眼，她的声音坚定了，昂扬了。

大半个下午的谈话都是白费，她们谁也没有说服谁。谁知李

桂芬这最后几句，却带着那样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，冲进了她俩的心里。心机灵，嘴乖巧，主意早拿定了的刘凤兰，也垂下了眼皮，不敢仰起脸来看李桂芬一眼了。曹小青呢，更是象有个什么东西在心里抓搔着似的，怪不好受的。于是，她们就那么默默地呆着了。

就是在这时候，马大叔冒着风雪闯进来了。

马大叔是曹小青她爹生前最要好的朋友和同志。他们是一块儿在矿山入党的，又一块儿在矿山坚持着地下斗争。1946年，曹小青她爹被叛徒出卖，惨遭阎匪特务杀害。马大叔就一直把曹小青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。他常去看她，不许她婆婆虐待她。解放后，又从她婆婆那儿把她救出来，送她去上学。曹小青进接生训练班，也是在马大叔的鼓励下去的。

马大叔一生在矿山劳动和斗争，连个家也没有。直到一九五三年，他三十八岁了，才结了婚。结婚这些年，也没生个孩子，人们都说：这老俩口子生不了孩子了。谁知，到了今年，马大婶却怀了孕。马大婶这一怀孕，马大叔是多么的高兴呀！从此，马大叔的眼里老是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
曹小青是热爱马大叔的，马大婶怀孕了，她衷心地高兴。一个月以前她还去马大叔家看望过，并向马大叔、马大婶提出过这样那样的保证。眼下马大婶要生了，马大叔亲自找到接生站来了，她却已拿定主意，要离开接生站了，她却不能去为马大叔服务了。去给接生的，反而是并没向马大叔作过保证的李桂芬。

这一切的一切，叫曹小青这颗容易激动的心怎么能不激动呢，叫曹小青这个爱哭鼻子的姑娘怎么能不哭呢？

而刘凤兰，却还照老样说她就知道哭。想起刘凤兰这些天向她灌输的那一套，想起刘凤兰刚才对待马大叔的态度，她又哪能

不气愤呢？

又有谁在用拳头狠狠地打门了。

“谁呀？谁呀？”刘凤兰又带气地吆喝道。掀掉被子，穿上鞋，跑去开门，一边埋怨道：“真见鬼，门都要给撬破了！”

门一开，一个年轻人冲了进来，披着一身雪花。

“大夫！”青年人气喘吁吁地说。“我爱人要生孩子了。”

“这儿没有大夫！”刘凤兰冷冷地说。

“啊！接生员……”

“接生员也不在。”

“你不就是接生员么？”

“我不是！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家里还在等着……”青年人惶惑、着急地说。

“这么办吧！”刘凤兰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给留下个地址。等明几个接生员回来了，我就叫她上你们家去。”

“不行呀！我爱人肚子痛的满炕滚，哪能等到明天呢？”

“等不到也没法呀……”

“我跟你去！”伏在床上哭着的曹小青，忽然跳了起来，打断刘凤兰的话，大声地说。

“你？能行么？”看到是一个脸上挂着泪珠的小姑娘，那个青年人疑惑地说。

“我是接生员，有啥不能的？”曹小青一边拿药箱，穿大衣，一边很神气地说。

“小青，你明早七点就要去上班呀！”刘凤兰提醒着。

“走！咱们走吧！”曹小青把一顶蓬蓬松松的狐皮帽往头上一戴，朝那青年人一扬手说，就象没听见刘凤兰的话一样。

一直到第二天早晨，大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着，把整个大地装扮得象银镶玉砌一般。李桂芬冒着大雪，返回接生站来。昨夜的劳动，使她非常疲倦。昨夜的情景，却又使她精神振奋。她想起马大叔这样一个老矿工，当他的临产的妻子躺在炕上呻吟的时候，他竟是那样恐怖、惊慌、不知所措；当他的儿子呱呱坠地的时候，他又那样惊喜，甚至连他的眼光、动作、声音里，都充满了孩子般的雅气……

她不知不觉就到了接生站。伸手去开门，却碰到了一把锁，她才记起了她跟她女友昨夜决裂的事来。

“走了，真的走了，这两个人。”她丧气地想道。刚才的那些兴奋，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，而那些疲倦，却猛的涨大起来，压着她，重重地压着她，她一边掏着钥匙，一边感叹地说：

“难呀！真难呀！”

到接生站工作的这两年，她碰到多少麻烦事啊！刚来的时候，她婆婆不让她来，骂她，她丈夫也跟她吵，甚至用离婚来威吓她。……有一回，有个妇女生了个死胎，她毫无差错，并且相当出色地给接了生，那家里的老太太，却怪她，和她无理取闹。……眼下，连她的两个亲密的同志，也跟她分手了……

“难呀！真难呀！”

常听人说困难。这么个小小的接生站，或者象刘凤兰说的：“属居民委员会的大机关”，竟也有着这么多的困难，要在这儿坚持下去也不是很容易的呀！

她忽然想起了马大叔。人们说马大叔是专攻困难的老英雄。他过去做地下工作的时候，今天当采煤队长的时候，要遇到过多少意想不到的困难呀？难道眼下这么点点困难就把自己吓倒了么？